

續

通

志

宋列傳

第 七 十 一 冊

中書臣顧宗泰
檢討臣彭元琬
恭校

卷三百六十一

續通志

列傳

八十

宋

孫馨

吳

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渙之

黃

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

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傅楫

沈疇

蕭服

徐勣

張汝明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

毛注

洪彥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通

孫馨字叔靜。錢塘人。初授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歷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眾。眾奔湊其門。馨收按姦狀。立伏辜。簽書西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為屯田員外。馨微時與蔡京善。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京謂曰。我

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馨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及為相。出馨提點江東刑獄。除戶部郎中。時官司用度無藝。馨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國用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徙馨開封。歷遷殿中少監。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徙鄆州。邑人子為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馨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它事。提舉鴻慶宮。後起知單州。致仕。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通靖。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中進士甲科。知華州鄭縣。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悉得達。召為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為黨。出知耀州。又提舉河東常平。歲饑。發公粟以賑民。童貫經畧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累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訢。謫監衡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其職。又因進對。及取

燕事。時言。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王黼怒。斥為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提舉上清太平宮。卒。時敏於為文。未嘗屬藁。落筆已就。人目之曰立地書廚。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舉進士第。為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以李清臣薦。為秘書省正字。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窆。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為一變。徽宗即位。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彥薦為起

按續通鑑載崇寧元年籍元祐黨百二十人中無昭玘名據本傳言其入黨籍蓋是年九月蔡京又籍范彖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昭玘當在此數謹加案聲明

居舍人。曾布持之。布為山陵使。命始下。為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按續通鑑載崇寧元年。籍元祐黨百二十人中無昭玘名。據本傳言其入黨籍。則在崇寧初。蓋是年九月。蔡京又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定范彖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昭玘當在此數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已意。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嘗使陝西。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為盜。昭玘察之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以名馬為獻。笑却之。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已卒。紹興

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授涇縣主簿。知天長縣。歷遷祕書省正字。預餞鄒浩免。徽宗即位。為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府吏有不順語。下之府。師禮鞫之。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祕閣。知宿州。卒。兄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清約自持。郡守陳襄。鄧潤

按宋史此下有王漢之傳漢之為蔡京客其事蹟無足錄今刪謹加案聲明

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後為吳王宮教授卒。按宋史此下有王漢之傳。漢之為蔡京客其事蹟亦無足錄。今刪。

王渙之。字彥舟。衢州常山人。未冠擢上第。補武勝軍節度推官。歷通判衛州。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渙之以大臣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

官。乃拜吏部員外郎。擢中書舍人。進給事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用之。有害初政。解職。知舒州。入黨籍。改知福州。歷徙知揚州。張商英相。復為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出守越州。徙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以疾提舉明道宮。卒。渙之性淡泊。每云乘車常以顛墮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黃庶。字夷仲。洪州分寧人。舉進士第。歷州縣。熙寧初。或

薦之王安石。安石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賑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稱旨。權利州路轉運判官。擢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歎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又論俞充結內侍王中正致宰

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會河決曹村。受詔安撫京東。發廩賑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算。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全活甚衆。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均論其寃。皆得譴去。詔廉詰之。廉阿蔡確意。竟不能正。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契丹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不可許。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元豐四年。會五

按宋史王中正傳及續通鑑載中正前後經制西事非一此係元豐四年李憲等分五道伐西夏中正將兵出河東事是時廉官河東故得論之本傳原文未晰今改輯謹加案聲明

路兵伐西夏內侍王中正分道出河東調發西兵

按宋史原

文止云王中正發西兵事理未晰據王中正傳及續通鑑中正前後經制西事非一此云無功潰歸乃係元豐四年李憲等分五道伐西夏中正將兵出河東事蓋是時廉官河東故論其調發繁苛今改輯用一而

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言民腹剝至骨先自竭根本即奏云師必無功當有以善其後既而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為戶部郎中陸師閔等茶法為川陝害遣廉使蜀按察至則奏罷其太甚者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祕閣提舉茶馬累進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前附蔡確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

卒。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登進士甲科授淮南節度推官元豐中累擢監察御史裏行叅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等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遂出補郡免默等官尋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歷徙廬州廬人饑服便宜賑護全活甚衆又改壽州值紹聖初政因表賀力詆變亂法度之失召為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劾其居喪失禮疎靈筵而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

按東都事畧作為襄樂令與
史異謹加案聲明

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歷徙廣州。哲宗既祥。服因賦詩。部使者指摘其詩語上之。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舉進士第。為襄宗令。

按東都事畧作襄樂

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便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富國所以蹙國。富有天下。何可與小民爭利。時人壯之。元豐中。討西夏。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密文字。王師無功。坐謫監郴州酒稅。赦還。司馬光薦其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除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不

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文彥博不當議遣劉奉世使西夏。左遷監登聞鼓院。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入為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還。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歷知青州。徽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居職甫七日。所論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及論河朔之困。言多剗切。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舉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帝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又劾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藉水政以擾州縣。二人皆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入為太常博士。累遷侍御史。陳官冗之弊。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及蔡確車蓋亭詩為謗詩。陶論其語近捃摭。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

世疏言陶居風憲地。日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為太常少卿。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歷徙瀛州。後奪職。卒。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舉進士第一。通判湖州。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上言三司經費取領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潁。二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出知鄭州。奏罷原

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歷知審官西院。使遼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後八州。不聽。判吏部流內銓。嘗有員闕。既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疏與辨。或曰。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為止。至訴於御前。神宗命內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為朝廷法耳。以狀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罪三班院。累拜寶文閣待制。知澶州。時官立法。禁民販鹽。衡言民恃鹽以生。請弛其禁。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復以待制。歷知潁州。卒。

按東都事畧作知永康縣謹
加案聲明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為名儒。嘉祐中。詔訪遺逸。京東以復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寧縣。按東都事畧作永康縣。熙寧中。進國子直講。元祐初。為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官會萃古今典範。為五禮書。又請改正祀典。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為後世法。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兼崇正殿說書。歷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

教官薦不得與貢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卒。子岐。建炎中。為門下侍郎。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舉進士第。簽書泰州判官。哲宗即位。為監察御史。時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君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問一開。則

言者不安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給事

中張問。不能封駁張舜民謫命。

按宋史作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之。文義未晰。

今據梁燾傳增輯。升從而擊之。執政以為附和燾。出知濟州。踰

按本傳原文不實指梁燾責張問事蹟。今據梁燾傳增輯。謹加案聲明。

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為全部員外郎。歷拜侍御史。時翰林承旨鄧溫伯。為臺臣所攻。升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不報。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劾之。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為翟思。張商英所劾。

按孫升於徽宗即位後得復
故官見劉延世所著孫公談
圖序宋史失載今補輯謹加
案聲明

削職知房州徙歸州累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

徽宗即位追復故官

按徽宗即位盡復升官職見劉延世所著孫公談圖序宋史失載今

補輯以符史例後入黨籍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

學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為大害

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

翰林學士則可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為戒世譏其

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舉進士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以劉

摯薦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為雖曰平均物直

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獲不
如所亡乎願罷此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近制大

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請者他

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謂大

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諸馳騫請求者得之為易至於

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謹身修潔之人

不若營求一輩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

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為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

張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

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歷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州。徙虢州。與孫升同責。累貶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即位。復故官。知青襄二州。卒。後入黨籍。

龔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景祐元年。舉進士第。為平陽主簿。疏泄瀦水。得良田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叅軍。以薦為奉寧軍節度掌書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契丹。詔兗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掾屬。鼎臣願以闔門證其死。衍竒之。舉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歷

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祕閣。轉太常博士。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歲冬旱。將錫春宴。鼎臣言旱菑太甚。非君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答天戒。又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言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進賢遠佞。以應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及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為姦者。詔悉從之。尋判登聞檢院。淮南災。以鼎臣體量安撫。蠲逋賑貸。全活甚衆。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轉吏禮二部郎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及請汰濫

官冗兵。又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罔上之罪。英宗即位。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又極論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鼎臣在言路。濶畧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不過為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事多施行。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徙江寧。入判太常寺。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鼎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出知兗州。時

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稅虛額。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一無所增。充人德之。復判太常寺。留守南京。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賑撫。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

鄭穆。字閔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第。為壽安主簿。召為國子監直講。累官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諸王侍講。穆居館閣甚久。及在王邸。非公事。不及執政。

之門。講說有法。可為勸戒者。必反覆講誦。岐嘉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官籍而稅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故人張景晟死。遺白金五百。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四年。拜給事中。除寶文閣待制。並兼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太學之士數千人。詣宰相請留。不從。明年卒。子瑯。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

求邊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遘。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冊。劉氏為太后。旦面質為不可。遘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遷吏部員外郎。歷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為監。尋拜御史中丞。內侍郝隨驕橫。旦劾罷之。帝以其疏中有媚惑先帝之語。嫌為指斥。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歷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或勸旦治以峻

猛。旦仍以和平治之。徙鄭州。入見。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為損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幕府。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為蜀患事。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為姦利。斂困諸蕃之罪。宰相不悅。徙旦永興。尋加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卒。贈大中大夫。旦立朝無所附徇。第為中丞時。

蔡王似方以見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請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紹興初。叅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王安石為羣牧判官。見而器之。登進士第。授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課而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遂帖然。安石為政。引為編修熙寧條例。除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絕。期迫。執中但遣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以功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

將取之。當平丘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人莫敢登。執中親立其上。衆始隨之。不日埽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進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非好生洽民之意。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不當復其官。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論其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

刑獄。雪活甚衆。無疾而卒。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登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跡。轉福清丞。改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若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履大臣門。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為太常博士。時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為說書。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翊善。一府嚴憚之。鄒浩得罪貶。楫以

贖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歷遷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畧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沈疇。字德侔。湖州德清人。舉進士第。歷官州縣。崇寧中。召對。擢監察御史。上疏極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言尤剴切。其畧云。小錢之便於民。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

百。至于當十。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以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為貴。一切改鑄。則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為止。臺檄諸司捕之。不獲。疇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奏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中書侍郎劉

按蔡京起蘇州盜鑄錢獄蓋欲藉以陷劉逵因章縱乃其婦兄也史傳原文直謂欲陷章縱未為得實今據續通鑑改輯謹加案聲明

逵婦兄章縱兄弟

按續通鑑蔡京怨中書侍郎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欲陷其婦兄章縱

兄弟據此則京之與獄意蓋在逵也宋史作京欲陷章縱兄弟未為得實今改輯遣開封尹李

孝壽等鞫之株連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坐死者甚衆

帝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按京將啖以顯仕畸

至蘇釋無證佐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

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

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

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

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登進士第授望江令治以教化為

本累遷提舉淮西常平召為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

論人主聽言之要以為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讒說

纏纏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

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

愛其鯁諤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偕沈畸鞫蘇州錢獄

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為吏部員外郎

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後知蘄州卒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授吳江尉為桂州教

授時出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郭逵逗留不進。勣謂副使趙高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于朝。既而逵高果皆以無功貶。知建平縣。入為諸王宮教授。尋通判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漂溺。勣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為諸王府記室。叅軍。徽宗即位。擢寶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時紹聖諸姦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且云。已召范純仁。韓忠彥。勣

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實訓。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因奏京惡。引盧杞為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破朋黨。曰明功罪。又言神宗實錄久不成。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等純用王安石日錄。故論議紛然。宜盡取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用叅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帝初政。銳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為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

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議棄澶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以母喪免。蔡京為相。擿勅行章惇詞。以為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為元祐姦黨。罷歸。大觀三年。起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為民病。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勅挺挺持正。尤為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真州人。登進士第。授衛真縣主簿。歷杭

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特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契丹。文移往來。汝明以名觸其諱。契丹以檄暴於朝。安撫使問故。衆欲委罪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為也。坐責監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吏不得通賄賂。而稅均於一路。除知岳州。卒。汝明事親孝。學精研象數。貫穿

經史百家。其著述不蹈襲前人語。學者稱之。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縣人。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第一。賜進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參軍。為太學博士。累擢監察御史。左司諫。言三省吏員很多。如遷補升轉俸入賞勞等。非元豐舊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正之。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請降內批云。當豐

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徙為符寶郎。

按東都事畧載葆光

論三省吏員很多。在拜侍御史。論李良嗣不當擢秘書丞。後據續通鑑。則云葆光為左司諫時所上。以此改符寶郎。與史文合。事畧蓋誤。明年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上書獻

按東都事畧載葆光論三省吏員很多。在拜侍御史。後據續通鑑。則云葆光為左司諫時所上。以此改符寶郎。與史文合。謹加案聲明。

滅燕之策。規進用。擢秘書丞。葆光疏其不可。言良嗣凶黠。忿鷙。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遁死。妄獻策。啓釁萬一。露泄為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為之。宜厚其祿賜。寘諸畿甸之外。又上疏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置朝士。兼局廩。給無度。葆光以為言。詔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

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為念。葆光疏言太師蔡京。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彊悍自尊。不肯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故致此異。疏入。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京致仕。召

為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之後。盡心撫恤。民德之。加直祕閣。卒。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時頗推重。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方作神霄萬壽宮。温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等。不即奉行制書。乞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識者尤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授衛州司法參軍。以明決稱。章惇擇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伺意苟容。所不忍也。調漣水丞。知廣德

縣。召為宗正寺主簿。入見。言朝廷比日所為。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為陛下廷爭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願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為之。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言東南軍政之敝。以有籍之兵。為無用之技。以太平之賦。養積弊之兵。異日

按史文作汝楫以入奉得罪語未明晰今據東都事畧改纂謹加案聲明

懼有未然之患。其後睦州盜起。如其言。太史局保章正朱汝楫。以冒請絹得罪。按宋史作汝楫以入奉得罪。而語未明晰。今據東都事畧改。而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坐。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看。亦令有司審奏。遷侍御史。蘇杭造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寔異。京忌之。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都水使者趙霆建開直河議。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霆善交結。但改太僕少卿。公弼論為失刑。霆坐

按續通鑑蔡京罷相劉達與趙挺之輔政凡京所行稍澄正之于是京黨余深石公弼遂劾達專擅據此則公弼既論京以沽譽復毀達以護黨適見其反覆不常耳今為附識謹加案聲明

貶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諫止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應行裁併者多如制仕塗為之一清時京雖罷相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盤旋京師無去志又因星變力言之竟黜京杭州及劉達主國柄公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以是知其非一意於正者按續通鑑蔡京罷相劉達與趙挺之輔政凡京所行稍澄正之其黨進言於帝帝疑達擅政于是京黨余深石公弼遂劾達云云據此則公弼本京黨其前劾京亦出於挾嫌沽譽之舉適見其反覆不常云爾

進兵部尚書上疏言崇寧以來臣下

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履民根本因之饑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為執政何執中吳居厚交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遇赦歸卒後三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為公弼云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舉進士大觀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

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隱。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為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主居中。歸曲商英。且疏其十罪。商英罷。京復相。心銜克公。徽宗知之。徙克公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之。既又適其知貢舉事。帝以為所取得人。不問也。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召為主客員外郎。擢殿中侍御

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其擅持威福。以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遂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又論蔡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

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贅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注復疏言。宜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皆切於世務。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卒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進士第。授常熟尉。累擢提舉常平。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敢言。論

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他如呂惠卿。鄧洵仁。蔡薺之流。皆條劾其過。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弗上。彥昇言吏狃於勢利。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為姦者衆。宜遣官編彙。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卒。贈

大中大夫。

鍾傅。字弱翁。饒州樂平人。以李憲薦。為蘭州推官。坐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還其官。召對。為哲宗言兵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人陷金明砦。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沒烟砦。傅合擊破之。又與熙州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祕閣校理。章惇帥渭。命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傅率步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原捷。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僅再歲。遂

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罪。

初傅請合三路兵。從青諾爾沁。

舊作青南。今改正。

或顛耳關。

築天都城。以包淺井且羅。

舊作亂囉。今改正。

和市工既集。復

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傅。曾布

為言。但褫職。俄以白草原詐增首級事。覺。責監永州稅。

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渭。三州。

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為根本。因條上十

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傅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

至靈州川。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歷知延安府。卒。贈端

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至通顯。所行事多欺妄。故屢起屢
債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舉進士第。為廣州錄事參
軍。知新會縣。累遷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
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澗為隍。可趨者唯一路。
夏人害粟其間以千數。既進築。夏人驚曰。漢家取我金
窟塢。亟發鐵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
以下數十百人。擢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
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乃遣裨將耿

按續通鑑蔡京任陶節夫帥
延安不一年遷至樞密直學
士並未嘗身與夏人戰其所
築諸城寨皆敵不爭之地據
此則本傳所載多係當時陳
奏侈大之詞未免失實今為
附識謹加案聲明

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城備已

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按續通鑑蔡京任陶節夫帥

士並未嘗遣一騎與夏人戰。每築一城寨。即云西人要

害。實皆遠靈武數百里。敵所不爭之地。據此則本傳所

載多係當時陳奏侈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

大之詞。未免失實。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

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掠數萬口。節夫尋領經

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遂陳
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
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歷知太原府。羣盜李勉起

遼州北平間。河東河北騷動。節夫請悉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勿移戍。降為待制。知永興軍。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舉進士第。知寧鄉縣。熙寧經理五溪。漸條利害上察訪使。使者諉以區畫。遂建新化安化二縣。除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獠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

既而蠻果大入抄畧。歷提點江西刑獄。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漸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疏諸道水。或注之江。或注諸海。自是水不為患。加集賢校理。入為吏部右司郎中。以祕閣校理為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卒。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登進士第。授韓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歷拜監察御史。數言事。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

福三州。歷使諸路。入為戶部吏部員外郎。除左司諫。言陝西兵未可減。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歷徙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首。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王江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為懷遠軍。又言黎人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為允州。中古州地為格州。又言羈縻地。文蘭那四州。羅文誠等皆內附。請於黎母山立鎮州。為下都督。

府。賜軍額曰靜海。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佺獨拒命。發兵討擒之。以南丹為觀州。遂置黔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於是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城邑。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叱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蠻。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

粟無算。地瘠瘠。成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皆自以為功。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適。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朝廷受其患云。

張莊。

按莊及趙適。宋史皆不載其字。他書亦無考。

應天府人。擢進士第。歷提

舉司講議司檢討官。累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知桂州。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

按張莊及趙適。宋史皆不載其字。他書亦無攷。謹加案聲明。

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命知融州。徙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監峒蒙光明等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幅員九千餘里。尋又奏寬樂等州納土。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畧安撫使。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淡州。別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城。果為蠻所拚。超等没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

時柄臣奏賀行賞。張皇其事。欺君莫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賁。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固。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為梓州路轉運司判官。瀘州諸蠻納土。命適相置。以建立純州縣。若勞。累授龍圖閣直學士。為轉運使。政和五年。晏州蠻卜漏反。陷梅嶺堡。知砦高公老適。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

金玉酒器。飲卜漏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苛擾夷部。夷人咸怨。漏遂與之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砦。擄公老妻及其器物。公老妻不辱死。卜漏等乃四出剽掠。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蠻憤怒。合漏等復攻樂共城。適并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詔發兵三萬人。以適為瀘南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據輪縛大囤。其山岨

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遁軍不能進。遣將按視。其旁有山崖峭絕處。無守備。遁出奇計。用火攻之。俘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諸蠻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建城砦。置沿邊安撫司。加遁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畧安撫使。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遁與童貫有隙。力請去。提舉醴泉觀。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時涿水人董才。聚眾為賊。攻敗城邑。契丹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適為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効。王黼。童貫將許之。遁屢

言其不可。帝然之。洎遁徙熙州。黼等卒納才。時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遁又上章爭之。歷知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遁赴闕。尋卒。子永喬。以父蔭。歷知眉州。言者論遁以軍功欺罔朝廷。永喬遂放罷。

續通志

列傳 八十一

宋

郝質

賈達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弟麟子
雄古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郝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充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與田肅將兵護軍。須臾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質先驅力戰。斬獲有功。又

與肅行邊。至柏谷。敵塹道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鬪逐北。遂修復寧遠諸柵。以扼賊衝。以功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王則反貝州。文彥博以質為城西面鈐轄。河上舊有亭甚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蘭千守之。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亭焚。彥博將斬千。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遷殿前都虞候。累加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豐州。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英宗即位。遷武昌軍節度觀察。

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宗即位。徙

鎮安武。

按東都事畧。神宗即位後。質自安德軍節度使。徙鎮安武。乃質為殿帥時所領使額。宋史失載。

今據補。

為殿前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諡曰武莊。質御軍有

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俸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尤篤信義。厚於故舊。其自為小官。至顯仕。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

按逵與下盧政。姚古。楊燧。宋守約。宋史俱不載其字。他書亦無考。真定藁城人。隸

拱聖軍為卒。歷殿前班副都知。換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驛。既陳。青誓衆曰。不待令而舉者。

按賈逵與下盧政。姚古。楊燧。宋守約。五人史傳俱不載其字。他書亦無考。謹加案聲明。

斬。時左軍將孫節戰死。逵為右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劔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事去矣。即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衆馳下。仗劔大呼。斷賊為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搜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取。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秦鳳路鈐轄。尋徙并代路。專主管麟府軍馬。熟戶散處邊關。苦寇略。逵度遠近。聚為二十七堡。次第相望。自是害乃息。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馬步軍殿前都虞

候。歷涇原。高陽關。廊延路。副都總管。以利州觀察使。入為步軍副都指揮使。遷馬軍副都指揮使。復總廊延兵。延州舊有夾河兩城。始元昊入寇。據險。城幾不能守。逵度伏龍山九州臺之間。可容窺覘。請於其地築保障。與城相望。延人以為便。轉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時种諤取綏州。逵言諤妄興邊事。冒功罔上。不念邊人肝腦塗地。不可不察。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逵少孤。事母以孝聞。嘗請不俟郊赦。賜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親之志。詔特許之。卒。贈侍中。諡曰武

恪。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以蔭為三班奉職。歷府州兵馬監押。夏人犯塞。舜卿欲襲擊之。求援於大將王凱。凱弗應。舜卿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懼。要以同出為報。舜卿許之。不自以為功。為青淄路都監。海盜行劫。執博昌鎮官吏。肆剽掠。舜卿募士三百。悉擒之。湖北蠻獠彭仕義叛。徙為鈐轄。兼知辰州。建議築州城。不擾而辦。帥師取富州。蠻將萬年州據石狗崖。舜卿選壯卒奮擊。蠻矢石交下。卒蒙盾直前。發強弩。

射殺萬年州。遂拔之。左右欲盡殲其衆。舜卿不許。曰。仕義願內附。特為此輩所脇。今死矣。何多殺為。引兵入北江。仕義降。擢康州刺史。加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三遷邕州觀察使。歷邠寧環慶路副都總管。熙寧中。上上章求退。且丐易文階。改刑部侍郎。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光祿大夫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父賀。戰沒于定州。錄為右班殿直。主秦州威遠砦。青唐聚兵鹽井。經年不散。昌祚奉帥。

命往諭之。諸酋曰：聞漢家欲取吾井鹽，昌祚曰：國家富有四海，何至與汝爭此邪？與其首俱來，犒賚之。遂帥衆去，遷西路都巡檢使，還授通事舍人。夏人寇劉溝堡，昌祚領騎二千出援，夏人伏萬騎於黑山，偽遁，卒遇之，戰不解。薄暮，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餘衆悉遁。帥李師中上其功，曰：西事以來，以寡抗衆，未有如昌祚者。擢知階州，討平穆濟。舊作毋家，今改正。等族。又平疊州，轉作坊使，為熙河路都監。從王中正入蜀，破箬策羌，累加西上閣門使、果州團練使，知河州。元豐四年，為涇原副

都總管，討西夏。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環慶兵不至，昌祚出葫蘆川，次瑪伊克。舊作磨嶺，今改正。隘，遇夏衆十萬扼險，昌祚先登陷陣，夏人小却，大軍乘之，斬獲甚衆。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先鋒奪門，幾入。遵裕忌其成功，馳使止之。昌祚遂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賊已退。遵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為慶兵所取，涇原兵忿譟，遵裕圍城十

按文獻通考宋元豐間知太原府及延慶熙秦等州皆以措置邊事兼經畧安撫使以重其任宋史本傳乃於昌祚知延州不及兼職東都事畧又止載兼職並有疎漏今增輯謹加案聲明

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營。軍潰還。復命涇原兵為殿。為夏人所及。昌祚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卒爭入。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延州。兼鄜延路經畧安撫使。按宋史作昌祚知延州。東都事畧作鄜延經畧安撫使。據文獻通考。時知太原府及延慶熙秦等州。皆以措置邊事。兼經畧安撫使。故下文有措置義合德靖諸砦。綿亘七百里云。宋史及事畧互見疎漏。今補輯。時永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壘疏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度屯戍險易。地望遠近。事力彊弱。立為定

式。上諸朝。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額布

勒。舊作葉悖。今改正。茂密額默。舊作麻咩。今改正。二人。蓋始謀攻永

樂者。哲宗即位。進步軍都虞候。雄州團練使。知渭州。渭地宜牧養。昌祚按舉舊法。不二年。耗馬復初。又括龍山閒田得萬頃。募士卒五千。別置將統之。勁悍出諸軍右。朝廷歸夏人四砦。昌祚力言其不可。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肅。昌祚氣貌雄偉。最善騎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以為神云。

盧政。太原文水人。授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夏人薄西南隅。兵不得成列。政引數騎挑戰。發伏弩二百。射却之。日且暮。政說平曰。今處山間。又逼污澤。宜速退保後山。須明決鬪。不然。彼夜出乘高。感我。何以禦之。平不聽。遂敗。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為供奉官。德州兵馬監押。預討貝州王則。率勇敢數百人。飛環絳堞而登。守者莫能抗。大軍乘之以入。遷內殿承制。征儂智高。亦有功。歷秦鳳。高陽關。都鈐轄。

熙寧中。累遷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武泰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善騎射。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為延州巡檢。戍懷寧砦。夏人三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擊破之。擢鄜延路兵馬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勝。以功遷西上閤門使。領英州刺史。為秦鳳路副總管。討破河州羌。遂降瑪爾戩。舊作木征。今改正。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達招討安南。以達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入辭。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第

激勉將士可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滅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欲往援，偏校有言當先安營，然後進者。達曰：彼戰已危，詎忍為自全計。下令敢言安營者斬。乃卷甲趨之。士皆自奮，傳呼太尉來。蠻驚潰，即定廣源州。師次富良江，時蠻舣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大敗之。蠻乃請降。師還，拜榮州防禦使。元豐中，歷遷馬軍副都指揮使，以訓閱精整，除一子閤門祇候。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哲宗即位。

遷殿前都指揮使，徙鎮武信。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威克厥愛，可乎。達曰：威非不用，要以愛為先耳。帝善之。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父寶，戰死於定川。兕補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首，衆潰，因乘之，遂破蘭浪。夏人大舉寇邊，諸砦皆受圍。兕時駐荔原堡，先羌未至，據險張疑兵，伺便輒出，有首臨陣甚武。兕箭射中其目，斬首還。明日，賊來攻，益急。兕手射數百人，裂指流

血。又遣子雄引壯騎馳掩其後。所向皆克。賊引而西。攻大順城。兇復往救。轉鬪三日。斬獲甚衆。城賴以全。慶州軍叛。兇以親兵守西關。盜衆不得入。遂奔。兇追及。下馬與語。皆感泣。誓無復為亂。神宗聞其名。召入覲。試以騎射。遷環慶路都監。歷徙廊延。涇原。從攻河州。飛矢貫耳。戰益力。河州既得。又為果莊所圍。兇言解圍之法。當攻其所必救。乃往擊隆宗。舊作隴宗。今改正。圍遂解。從攻交趾。有功。又破瀘州蠻竒迪。舊作乞弟。今改正。累領忠州團練使。進環慶路副總管。哲宗即位。遷東上閤門使。徙熙河。與种誼

按青唐欲引兵會果莊合兵入寇事見東都事畧宋史本傳失載則下文青唐援兵至句亦覺無根今補輯謹加案聲明

合兵討果莊於洮州。時青唐欲引兵由濟準。舊作講珠。今改正。

梁會果莊合兵入寇。按東都事畧吐蕃果莊據洮州。青唐欲引兵由濟準。梁會於洮州。合兵入

寇。兇既破倫布宗城。即焚濟準梁。絕青唐援兵。宋史兇不載。青唐合兵來會。則下文援兵二字無根。今補輯。兇

攻破倫布宗。舊作六通。今改正。城。夜斷浮橋。青唐援兵至。不得

度。遂擒果莊。拜通州團練使。歷改廊延路總管。卒。贈忠

州防禦使。兇幼失父。事母孝。凡圖畫器用。皆刻仇讎未

報字。力學兵法。老不廢書。尤喜顏真卿翰墨。曰。吾慕其

人耳。弟麟。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子雄。古。

麟字君瑞。兄兇攻河州時。俱在兵間。中矢透骨。鏃留不

去。以彊弩出之。笑語自若。積功至皇城使。為秦鳳路副
總管。從李憲討生羌。擒凌結貝。舊作冷雞。朴。今改正。再轉東上閣
門使。英州刺史。元豐中。討西夏。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
祚出師。數著戰功。以高遵裕敗還。降為皇城使。永興軍
路鈐轄。復為涇原路副總管。夏人修貢。且乞蘭會壤土。
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順命。可因以息兵
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
其望。從之。又督諸將討堪格平。舊作堪哥。平。今改正。有功。元祐初。
累擢殿前都虞候。馬步軍副都指揮使。紹聖三年。以建

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出知渭州。安燾請留之。曾布曰。臣
嘗訪麟禦邊之策。及熙河情形。俱不能知。願加敕。使
之盡力。韓忠彥曰。奏對語言。非所以責此輩。帝乃留麟
不遣。尋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
唐。麟以為朝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
果敗。徽宗即位。進殿前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
校司徒。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麟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
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杖之于庭。而後請拒詔之
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鷲。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從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荔原之功。安南瀘川之役。皆在軍行。歷涇原秦鳳將。歷知岷州。紹聖中。渭帥章榘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戰。流矢注肩。戰采厲。賊引卻。遂大破之。斬俘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烟。士氣方阻。及雄捷。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明年。賊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熙河鈐轄王瞻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先至。羌望見塵。

起。驚潰。圍始解。徙知河州。种朴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為可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奪雄官。光州居住。後復竄金州。高永年死。西寧諸戍阻絕。起雄權經略熙河。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復知熙州。歷步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以疾。改左金吾衛上將軍。後復知熙。

州。熙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以檢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武憲。

古亦以邊功累官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與秦鳳經略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時朝命种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先已率兵入衛。欽宗命師道宣撫京畿河北河東。平仲為都統制。上方倚師道等卻敵。而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欲夜劫幹里雅布。舊作幹離。不。今改正。營謀泄。反為所敗。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

與种師中等領兵十餘萬護送之。尼雅滿

舊作粘罕。今改正。陷

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領兵援太原。

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尼雅滿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軍榆次。兵敗死。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敵至。以

動軍情。既又勸古遁去。故軍潰。李綱召安節斬之。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善騎射。應募隸軍籍。從征貝州。王則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補神衛指揮使。又從征儂智高。接戰

手殺數十人。衆乘之而捷。擢萬勝軍都指揮使。按萬勝軍。宋史

本傳作萬乘。今據職官志改。歷環慶。涇原。鄜延。三路副都總管。累拜

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諡曰莊敏。燧初穴貝州城時。為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一

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歷中。與子

堯卿戰死於好水川。舜卿以蔭為供奉官。歷昌州駐泊

都監。諭降瀘水蠻。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宗經略西

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秦中不復戒

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命訓京東將兵。嘗以所部入閱

於內殿。帝謂其坐作有度。加通事舍人。知原州。改秦鳳

鈐轄。襲擊西市城。先登有功。遷皇城副使。知代州。徙雄

州。人服其恩信。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

按萬勝軍宋史本傳作萬乘
今據職官志改謹加案聲明

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果莊。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欲乘其未集擊之。召諸將議方略。使姚兕。种誼。領兵分兩路。並洮水而進。至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果莊。斬獲甚衆。遷馬軍都虞候。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酸棗人。以左班殿直。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知恩州。仁宗諭以亂後撫御之意。對曰。恩與他郡等耳。而為守者猶以反側待之。故人心不自安耳。臣願盡

力。徙知雄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步軍殿前都虞候。入宿衛。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留後。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練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士始怨。終服。或言其持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為陛下明紀律。不忍使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善之。欲擢真樞府。宰相難之。乃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人以為過。卒。贈安武軍節度使。諡

曰勤毅子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秦川券馬四弊。羣牧
使用其議。馬商便之。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
尚。使還為圖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累遷西上閤
門使。樞密副都承旨。為人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
不以告。卒於官。

